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九

評論

龍川陳諒酌古論曰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于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途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所以然者乖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三

星集六
X L III

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暴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于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謀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

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
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爲名而其
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
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
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
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
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
令歛重兵而自守姑白待其斃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
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本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
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三

星集六
又上

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于戰戰之則敗耳敗則
魏人破膽郡縣響應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
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
燕趙可指揮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
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
州縣安集流亡魏旣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
果于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又沒彼步騭全琮之
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嫡庶分爭內不能制
于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
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

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眾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群臣而下不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書

星集六

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于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如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晝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饒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得以繼此亦

少辨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
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
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
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
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
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
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
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
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
人之真情者不于敵存之時而于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星集六
卷之六

之言則然及其破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嘆曰天下奇才
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發
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
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
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
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
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之成敗論人物者其少
戒也

赫瀛曰余嘗俯仰古今尙友往哲上下千百年間若蜀武侯者
竊嘉其才猷忠藎足埒三代人物迨按部公餘披閱雜錄則有

野史俞文龍氏置異議於侯者大都謂備稱中山靖王之後世數難考藉令爲劉族屬西伐東征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且備初言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詞甚正自侯以跨荆益成伯業之說進而備志始移後亦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請命獻帝帝尙在輒自稱王及聞遇害又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縞素討賊且拒費詩之諫遽卽帝位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侯顧悖之猶嘵嘵以興復漢室爲辭萬一果能興復將置漢帝於何地總之侯識時務而不明大義忠於備而不忠于漢室噫果若俞言是以尾孝之行責奇男子而訾王良造父不能引敝轅策羸馬也夫玄德之興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其世數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美

星集六
X九上

載在譜牒章明較著而侯草廬傾蓋之間輒稱曰帝胄又豈馮虛無稽之譚矧劉荆州呼爲弟董國威與之盟劉公子又尊爲叔而阿瞞君臣狡猾伎倆易變黑白卒不聞一言誣誣宣非劉氏以惑亂天下眎聽夫王郎一起而真僞立破備而假劉氏也當時耳目誰得而盡掩之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非獻帝之天下帝方蒙塵爰燼幾絕侯非不欲間關秦隴冀向虞淵取日而捧之九霄上但操之心無獻帝久矣獻帝在許不啻贅旒必欲輔帝雖使伊尹持籌呂望秉鉞方叔騰劍召虎揚戈無能爲也將駢首就斃已爾帝旣不可輔則簡族屬中賢者而從之立之是社稷爲重之義其誰曰不宜若謂獻帝尙在當如光武之於

更始一切稟命則是時帝幽別所臣下且不知所在將誰稟而誰聽之設曰吾盡吾心而姑此之行則操必矯天子之命散放兵仗卽今年所合萬餘明年所合三萬一朝俱盡又以徵詣許下當此之時何以爲計若不聽焉而彼固有辭若一聽焉而危亡立至而玄德之大事去卽鼎足之業亦罔濟矣侯豈慮不及此哉故不得已而王又不得已而帝以爲昭烈可扶吳魏可平中原可復則新莽雖出文叔復興將重覩建武盛事如不可爲亦天也吾敢逆覩成敗而遂甘心耶且漢中之王在九錫建魏之後武擔之立爲獻帝遇害之年亦非朝起義暮徼稱者埒也彼縞素發喪者董公假義之謀侯出師二表義動鬼神祁山六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七

星集六
X文上

出愾搖萬祀直欲與湯武並駕而伯仲伊呂顧肯踵襲故智貽笑方來爲哉自蜀有昭烈爰運復熾漢家宗廟尙血食者數十年是忠昭烈者忠漢室也向使侯堅臥不出則分鼎事業必不成吾恐魏之篡漢不在黃初而在建安之十九年矣侯豈識時務而不明大義者哉夫懸臆說以商陳跡疇曰不能筦要樞以中肯綮誰敢言易當侯之時處侯之地請藉君一籌假君一鉞能自必懸定鼎分之勢豫中荊益之謀若持左券若契虎符矣乎能親扶日輦使鐘簷不移廟貌如故矣乎能前竝當塗後肩典午左右馳突扼吭拊背而制其命矣乎建武之賊雖徧天下而挈短論長較相比對曾不足當孫曹司馬之一侯徒以討賊

一念與之馳逐則鼎足之功主固難乎光武臣尤難于馮鄧也
聞擲樗蒲者較盧雉操艤艦者審風雲今者盧雉之勢常在孫
曹而獻皇則否風雲之變躬於昭烈而吳魏倡之故虺羸喘息
之餘潰北孤危之氣縱使援神羿之弓不能落竝出之日仗鎔
邪之劍不能定羣起之兵奈何獨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責昭
烈之爲日爲王也夫獻帝之日已隕矣獻帝之王已授矣此而
不自爲日不自爲王又將誰爲之避二日二王之嫌而忍絕皇
統甘付賊臣雖黃髮尺孺且知不可矣故其言曰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繼之以死其不肯攜日與王而
付之賊臣也亦決矣志三國者徒以讐憾竄刺典實擗摭事故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三

星集六
X 118

至帝魏寇蜀貶侯太甚故當時興復討賊之事修問臣節之禮
皆蕩泊無聞是故羣後來之吻也至元晦作綱目予之正統以
續春秋天王之義而侯之忠始白侯而不知大義孰爲知大義
哉余展謁侯祠於益州城南援筆識此因表侯之心與其所遇
之時以辨夫議侯者且侯後之君子擇焉

王士騏罔伯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
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
亮任之詣曹公知庶之必不留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權亦
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王罔伯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狄人心服千載如新而

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于是乎可恨
王問伯曰李邈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直以狼虎目之
邈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差強人意

按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讓昭烈爲不
宜有司將殺之武侯爲請得免久之爲丞相參軍侯殺馬謖
邈諫失侯意侯卒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
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
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嘗危之今亮殞沒蓋宗
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問伯曰後出師表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堯

星集六
XIII 8

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按此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
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不然
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
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
有脫誤耳

王問伯曰許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有
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
公爲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拜所謂
英雄所見略同也

王岡伯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其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設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遠也以周公爲比其尊之亦至矣至于將略之貶非壽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如曰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蕭之亞匹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卑

星集六

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故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此語灼然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嘆獨東坡所謂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知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屢卻則其誣孔明甚矣取劉璋何妨信義曹丕僞位已定植何能爲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何嘗屢戰屢卻而輕于持論如此此則可恨耳于壽奚譏焉或謂子旣輯武侯全書矣是集亦可已乎曰彼以紀事此以紀言彼主于經世非識時務者見以爲雜此則文人墨士一觸目而可知武侯公誠之心形于文墨可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此亦陳壽之言爾爾壽未爲不知也